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禪真後史
第十一回 全孝義郝氏善言 看風水葛鶴詭計

詩曰：沉痾呼吸待驂鸞，訣別傷心淚若泉。

易簣反觀頻自訟，願君莫聽婦人言。

話說郝氏慳了那一場閒氣，便覺奄奄病倒，面龐日加憔悴。

瞿天民用藥療治，並無靈效。重複遍接名醫商議下藥，亦沒功驗。次後，漸漸病勢沉重。郝氏自料不起，令丈夫去請婆婆講話。瞿天民親去攙扶母親進臥房來，坐於牀櫺之上。郝氏帶病嘶喚了。元氏道：「這幾日安人病體若何？」郝氏垂淚道：「媳婦病在膏肓，多應不久於世，故請太太一言，以為永訣。」

元氏道：「安人寬心調攝，候災星退度之日，自然痊可，不必勞神，反增病恙。」郝氏道：「媳婦病體日重一日，怎能設有好的日子？媳婦從幼年蒙太太恩養，得以成人，後相公遭變，又於艱險患難之中，賴太太周旋顧管，以到今日。分雖姑媳，恩同母女。但孝敬未伸，每懷慚愧。詎料今日祿命將終，要與太太相別，怎生是好？」講罷，嗚咽不勝。元氏哭道：「安人與老身相處四十年，並無一毫兒差錯。天下做媳婦的學得安人，都是孝婦了。我與你朝暮相依，怎忍得一旦棄我而逝？安人若有差池，老身隨後也歸陰府，與你於九泉相會。」郝氏道：「媳婦有甚好處，感太太如此鍾情。媳婦死後，太太切不可悲苦，以傷貴體。旦夕供養服役之類，相公向是孝敬的，我自放心得下。太太的衣衾棺木，我已親手置辦齊後。太太常要檢點，切不可借與親鄰。太太壽在風燭，倘遇不測，倉猝間焉有如舊的堅固？這是至緊的話，太太切宜留心。」元氏大哭道：「安人言及於此，始終為著老身，教我怎不肝腸碎裂也。」姑媳攜手痛哭。瞿天民帶著兩淚，勉強寬慰。正悲切間，丫鬟報說大娘子來問安。郝氏眼高聲道：「這婦人不必進房，誓與他生不睹面，死不送喪，看我則甚！」張氏聽見，不敢入房，且在門首站立。元氏勸道：「自古說虎毒不吃兒。媳婦既來問安，可將前愆盡釋，相見一面何妨？」郝氏道：「太太之命，本該尊奉。但媳婦見了這婦人，便覺眼中火出，胸內氣增，不如不見為妙。」元氏道：「既如此，不見也罷。」令丫鬟回覆去了。

少刻，聶氏也來探望，郝氏亦不令相見。瞿天民道：「大媳婦不敬於爾，理宜拒絕。小媳婦言行無失，拒而不見，何也？」

郝氏歎氣道：「不聽好人言，果見悽惶淚。當初為穀兒娶這潑婦人時，相公何等攔阻？是我牽強成了，誰想這女人嘴尖舌快，蟻勢鬼形，不脫那小家子腔魄，以致惱氣，今日果有喪身之禍。便是小媳婦這段姻緣，相公也曾推卻，都是我婦人家小見薄識，造次結親，雖然人才好、嫁資厚，到底嬌養自在，不知禮節，只省得一味慳吝，恐非享福之器，至今懊悔無及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兒孫自有兒孫福，我與你管他則甚？況老瞿講的是王道話，執板頭道學氣，何足掛齒？」郝氏正色道：「我以正言與君決別，君反以冷語相加，何薄情如是也？」瞿天民道：「安人病軀，無可解救，寸腸如割，欲代不能。偶聞安人悔恨之言，故反提前語，以笑代哭耳，焉敢見欺於賢妻！」

郝氏道：「相公言雖戲謔，妾身反增慚愧。然這兩門親事，屬於前生冤孽。我死後，相公念夫妻情分，不可復生怨恨之念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男女婚姻，赤繩前繫，事由天定，誰敢怨憤？但安人果有不測，教我滿眼望誰？怎得一命歸陰，同逍遙於九泉之下，也不枉夫妻一世。不然撇得孤凄冷落，如何過的日子？」說罷，夫妻抱頭而哭。元氏也慟哭起來。郝氏忽然暈去，瞿天民忙灌茶湯，半晌方蘇。元氏見媳婦勢危，不敢遠離，相伴至晚，就於側首涼牀上睡了。

此時瞿毅弟兄和張、聶二氏都在側房伺候。這些使女們服侍到更深夜靜，都東倒西歪酣睡了。只有瞿天民堅守不動。郝氏開眼，見丈夫坐在身旁，問道：「相公怎麼不睡，在此久坐，有損精神。」瞿天民道：「我見安人睡去，故在此守候，倘要茶湯，便於答應。」郝氏道：「感相公如此深情，妾身何以報答？日間有數句切緊之話，待欲稟明，奈一時昏暈，未及畢言。」

瞿天民道：「安人有甚言語，可速吩咐。」郝氏道：「我死後，太太必然痛苦。年老之人，恐傷肺腑，相公朝夕相隨寬慰，不可暫離一步。我死後，相公孤幃寂寞，獨枕淒涼，縱有使女們承值，終非貼體。我看侍兒阿媚寡言潔靜，與諸女不同，相公可收入房幃，決能體心服役。更有一著要緊的事，相公必須聽者：我死後，即將房園田地一應產業，撥與二子分居炊爨，則彼此各圖利益，盡力經營，庶幾家聲不墜。不然，二婦爭權，終無了日。那時設有挫折，不致廢家不已。這三件大事，相公切須留意。餘者相公自能料理，我皆放心得下。」瞿天民垂淚，一一應允。正是生離死別，十分悽慘。夫妻講話間，不覺雞聲遍野，早是五更天氣，驀地裡郝氏叫一聲：「苦！」瞿天民慌忙抱住，郝氏搖頭道：「不好了，心頭氣塞，萬分難過。」言未畢，只聽得咽喉中齶齶痰響。瞿天民急喚眾人醒來，一齊攢繞牀前。郝氏看看兩眼泛上，舌短氣呢。元氏和媳婦們齊叫：「安人！念佛念佛！」郝氏含糊道：「莫聽枕邊言，莫聽枕邊言，……」連聲念了三遍，少頃氣絕而死。合家男女放聲痛哭。日間一應喪事，打點齊備，當晚入殮，停柩於正堂之中，延接僧人，誦經追薦。

不覺又過三七，瞿天民接了親族，將所有家私，對眾細細撥開，分為兩股，令二子收掌，只存下肥田百畝、花園一所自用。

聽了郝氏遺言，將媚兒收入房中為妾，留下老蒼頭瞿助夫婦二人伏侍。餘者婢僕盡撥與二子使用。家事調停已定，正欲商議舉殯，不期元氏為悲痛媳婦，晝夜啼哭不止。瞿天民宛轉勸解，這老年人苦入骨髓，如何肯聽，朝暮嘔痰，染成吐血病症。瞿天民雖然求神用藥，奈年老力衰，竟不能起。拖延數日，一命歸陰。殮畢，停柩於前面大廳之內。那喪禮佛事、弔唁祭奠之務，自不必說。

瞿天民終日哀慟，寢食皆廢，形骸骨立，也抱病長臥，舉家慌張無措。捱至斷七已外，漸次起居平復，然後計議殯葬一事。瞿毅道：「祖塋上俱已葬足，不如將太太、母親權厝於享堂之內，從容尋富貴之地，才可安葬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汝年幼不知大體，凡新喪必須隨便而葬，不惟亡者入土為安，而生者亦免暴露之念。我見多少宦門富室，為父母選擇墳山，因循耽擱，反獲了不孝之罪。那貴者嫌職卑祿薄，妄圖大位，非台輔之地則不葬。那富者嫌財微蓄淺，冀貪巨萬，非大富之地則不葬。被那輿士指東說西，牽張搭李，遲延歲月。及至家事凋零，人物淪喪，求一塔兒荒地以葬父母，不可得矣。還有那祖父子孫數代相繼不葬者，始則因擇地而互相推托，終必拋棄枯骨於荒郊曠野，日曝雨淋，風吹雪壓，豈不慘然！此乃天地間第一罪人，汝輩切記，切記！古人云：有福之人，不落無福之地。生於何處，死於何所，葬於何地，自有分定之數，不可妄求也。」瞿天民道：「爹爹之言，鑒往戒今，不肖等敢不佩聽？但富貴之地固不可妄圖，然葬親於浮砂淺土、龍絕水聚之穴，人子之心安乎？須要土厚山平，風藏氣聚，庶幾存亡有益，生死皆安。爹爹以為何如？」瞿天民點頭道：「爾言甚合正理。但得如此之地，盡可安葬。」

父子們議論未畢，忽見廳側閃出一個人來，孝巾布服，細襪淨鞋，向前哈哈笑道：「喬梓們高議，某極敬服。太太、安人的佳城，托在某身上，管取地好價輕，惠而不費。」瞿天民抬頭看時，乃是幫喪的閒漢葛鶴，字伯翔，人見他幫閒掇賺，乘隙而入，取他插號叫做啄木鳥，與瞿天民原係姑表舊親，因他家連喪，捱身幫襯，管喪儀簿，陪弔奠客，照理出入帳目，一來圖嘴頭肥膩，二則饕餮些貫頭微利。當下見瞿天民父子議覓墳山，就隨航而進，其意可知。瞿天民道：「伯翔兄亦知風水麼？」葛鶴道：「堪輿雖不甚精，大概頗知一二。然某有一相識，乃饒州人氏，姓龔字敬南，最精此術。彼曾言五城山有一片土陵，朝陽向日，砂水有情，乃安穩發福之地。可惜無人識此，棄而不用，某一向在心。今尊駕欲為太太擇地，何不用之？」瞿天民道：「據兄所言，地固好矣。然何以知其價輕可圖？」葛鶴道：「某聞此山是城內鄭諫議之產，其孫鄭彬因家事零落，久欲脫卸。因無售主，故此蹉跎。今鄭兄正在不足之際，用計去緩緩釣他的。自古道，口乾服鹵。拿了幾錠現銀子去降他，不愁他不上鉤。故云惠而不費，乃區區之薄敬也。」瞿天民笑道：「深感盛情，今即煩兄去相約老龔，明早同往一觀。果若兄言，即當成契。」葛鶴道：「口說無憑，一看便知好歹。明早令龔敬南先來奉請，然後同往才是。」說罷，相辭去了。瞿天民道：「不肖看小葛舉止輕佻，言行不實。買墳山乃一

樁大事，爹爹不可輕信其說。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我豈不知此人的行止。但說合由他，成與不成在我，便嚮往一觀何妨？明早打點早膳，切莫遲誤。」瞿毅弟兄領命回房不題。

次日侵早，葛、龔二人逕往瞿家來。瞿天民父子迎入客廳坐定，茶罷，瞿天民道：「請問龔先生堪輿之理何者為重？尊駕必知其蘊，乞道其詳。」龔敬南道：「上古之民，死而閉棺瘞土者，不過慮其屍骸暴露，使之入土以為安，便隨處可成墳，是地堪為墓。中古已來，方有葬尋生氣、脈認來龍、穴總三停、山分八卦之說，若能觀氣之融結、造理之精微，方稱高手。然吾輩中千蹊萬徑，議論不一，學生只於來龍認得精切，定穴毫無差誤。受人之托，必盡其心。區區力量，不過如此而已。」

瞿天民笑道：「老先果能受托盡心，則與貴道中諸友迥別矣。」

吃罷早膳，令家僮挑了酒樽食，一同往五城山來，舉目看時，果然好一座山景。但見：

胸臨沙法，合澄澄一帶溪流；背倚巍岡，尖聳聳幾層峰嶠。案山秀麗，密森森翠柏蒼松；坐穴寬平，鮮簇簇靈芝瑞草。青龍昂首，恒招財祿之榮；白虎垂頭，永絕刑之害。一片向陽福地，終歸積德之家。

龔敬南引一行人上山來，立於山頂，周圍觀望，將山之來龍砂水、照山朝拱，牽書搭俗的說了一番，卻不知瞿天民細細觀得明白，向龔敬南道：「老先，你且講這山是甚形勢？正穴落於何處？此地葬下，子孫興廢何如？」龔敬南道：「此山向道皆好。最妙者，火星插於龍首，名為太乙侵入雲霄，位合居於台省，貴地無疑。咳，單可恨當年什麼一個盲眼堪輿點穴差了，故鄭宅子孫消敗，貧寒徹骨。足下若得此山，待小生看正了穴道，將令先堂葬下，那尊府世居台省之位，妙不可言。」

瞿天民道：「寒門世代德薄，不敢望此，但使亡母與先室得安土，子孫不受凍餒足矣。」葛鶴、龔敬南一齊道：「老先生仁聲遠播，誰不敬仰。使有德之人獲有福之地，天理之昭應也。」

瞿天民道：「小弟有何德能，當此過譽？即煩二兄與山主轉言，乞將價銀確議，然後成交。」瞿毅道：「地局雖然可用，不知緣分何如？爹爹宜竭誠龜卜，以定凶吉。」葛鶴笑道：「龔敬南是一雙慧眼，看風水估定成色，毫釐不爽，管取不誤大事，何必占卜！倘卜得不佳，何以處之？」瞿天民道：「卜所以決疑。今已看得入目，不須再卜。」龔敬南道：「老先生實高明之士也。小生常選的幾處好地，力勸相知成就，俱被這求神問卜誤卻交易。那無福之人，怎消受這發福之地？惟是不卜的為妙。」一行人一面議論，同下山，進享堂內坐地。

吃罷酒飯，步出山口，各自分路而散。

不說瞿天民父子回家。且說葛、龔二人一路計議道：「老瞿平素鄙吝不肯出手。今日這事成就，也賺他些銀兩用度。」

葛鶴道：「小鄭近來手中乾燥，巴不得這產業脫手。見他時，切不可露出買主姓字，使他兩下隔山照不得相見，我與兄於中取事，管取妥帖。」龔敬南道：「這片地雖是一個假局，倉猝間無人瞧破。雖講數百金之價，亦何為過？看瞿子良怎麼出口。小鄭處，只言他局窄小，只值三十餘金。若做得價重時，乃我一人之物，寫定議單，除三數之外，三股均分，才與他完成此事。不然，且攔他娘。他若要銀子緊急時，自然脫褲兒就我。」

葛鶴道：「妙計，妙計。還有一件更妙處，待小鄭山價入手，尋一二相識來，不消幾個黃昏，管教他空囊如舊。」龔敬南笑道：「計則美矣，奈何太毒！」葛鶴道：「無毒不丈夫。前日賭場上取幾條頭籌兒，看他拿班做勢，肯善與我二人麼？當今的人，毒些的反討便宜，那懦弱的常自空著肚皮受餓。」龔敬南點頭道：「金石之論也。那小鄭的銀子，不是我兩個撮他的用，免不得著他人之手。賭行中好漢，那一個是心白的？」二人商議定了，逕進城到鄭榔家裡來。不知用甚香餌，賺小鄭上鉤，且看下回分解。